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 西方史学史

古代、中世纪和近代

(第三版)

[美] 恩斯特·布赖萨赫 著  
(Ernst Breisach)

黄艳红 徐翀 吴延民 译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Third Editio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 西方史学史

古代、中世纪和近代

(第三版)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Third Edition)



[美] 恩斯特·布赖萨赫 著  
(Ernst Breisach)

黄艳红 徐翀 吴延民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7-19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近代 / (美)恩斯特·布赖萨赫著；黄艳红、徐翀，吴延民译。—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6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ISBN 978-7-301-30486-0

I. ①西… II. ①恩…②黄…③徐…④吴… III. ①史学史—西方国家  
IV. ①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4537号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 1983, 1994, 2007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第三版）  
XIFANG SHIXUESHI: GUDAI、ZHONGSHIJI HE JINDAI (DI-SAN BAN)

著作责任者 [美]恩斯特·布赖萨赫 著 黄艳红 徐翀 吴延民 译

责任编辑 李学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0486-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mailto: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2025

印 刷 者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39.75 印张 552 千字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 序 言

本书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结果,也非作者赶时髦的产物。毋宁说,它是从我对史学问题多年的潜心思索中生发出来的。西方文化为何对过去表现出如此持久的关切?为何能产生如此繁多的史学诠释?这些问题一次次地摆在我的面前。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时,我便期待自己能找到现成的清晰答案,但现在,这个期待早已让位于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的敬畏之情,让位于一种令人困惑——如果不是尴尬的话——的意识,即历史作为一门被等同于对过去的反思的学科,竟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关于其履历的阐释——无论是英语的还是其他任何语言的。在那些平和的岁月中,这个缺陷也许无关紧要,尽管它依然是个不应有的缺陷。但在20世纪末,当人们正广泛谈论史学危机时,当历史学家们试图构建历史理论以论证这一学科的合理性并捍卫历史学的领域时,一部关于历史学的综合性回顾却仍付阙如,这便不止是件让人苦恼的事了。这甚至使得历史学家们特地对历史的本质和理论做出一些评判,然而,这些评判并不能以历史的方式来理解史学问题,这真是讽刺中的讽刺。

xiii

有些著作对史学史的特定方面或特定时代做了很精彩的阐述。它们至为重要,但不能代替连续性的叙述。只有置身于整个西方史学发展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真正洞悉历史作为人类的一项活动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本质。展现这一整体背景的愿望促使我固执地把重点放在主要的发展脉络上,并使我拒绝撰写一本手册或百科全书的诱惑,以及这样的著作中固



有的责任，即尽可能多地提及值得一提的史学家和他们的著作。我既没有、也不可能详尽地追述西方史学历程中的各种影响力及其相互影响，这样的工作可能需要很多部论著，况且，用瓦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爵士<sup>①</sup>的话来说，我很担心“功业未竟，而衰老和死亡或许早已将我和我的事业淹没在黑暗之中”。

xiv

眼下的这部著作揭示了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在西方文化的不同社会和阶段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充分证明，这比写一部“某人在某时写了些什么”之类的著作要困难得多。后一类著作需要很多时间和耐心，但不需要阐发和解释的意识。如果读者在该书中没有发现曾期待过的人名和著作，那么他应该记得，这本书旨在叙述和阐释，而不是列举名单。省略并不意味着某个历史学家或历史著作不够卓越，而仅仅是他们或它们对解释某个学派的发展及其思想而言并不是必需的。读者也可以注意到，我避免对历史学家或思想流派作出判断。我将评判工作委托给读者和生活。读者期待这种自由，而生活有着自己的判断方式——严厉的、不留情面的终极判断。如果说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赖以进入史学史的成就逊色于修昔底德(Thucydides)、塔西陀(Tacitus)或吉本(Gibbon)，那恰恰是因为生活对他们价值的判断仍然悬而未决。最后，那些更喜欢主题性而非叙述性阐述的读者，将可以在本书详尽的目录和索引中找到足够充分的线索。至于日期，我已经注明了很多，但在另一些情形下，我依据叙述的语境来确定史学发展的时间顺序。此外，书中探讨的作者的年代跨度已附在索引中。

我自己对这本书的期望颇为有限。如果这部书能为关于历史学本质的讨论多提供一丁点的信息，如果它能以更为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协助所谓的史学危机的维度的界定工作，如果它能激发对历史学科的热情，哪怕仅仅是引起对这一学科的尊重，乃至引导人们在过去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解读出更多的东西，那么它的目标便达到了，我也将为多年的

① 瓦尔特·罗利爵士(1552—1618)，英国作家、诗人、探险家，著有《世界史》。——译注

辛劳深感欣慰。

在致谢开始之时,我首先要对几十位曾就特定时期撰写过专著的学者一并表达我真摯的谢意,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我的工作或许要延宕多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挑选的文献也是我谢意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以各种方式为我提供更直接帮助的人:芝加哥大学的埃里克·柯克兰斯(Eric Cochrance)和伊利诺伊大学的理查德·米切尔(Richard Mitchell),他们对该书的某些章节做了批判性的审阅;我在西密歇根大学的同事,尤其是阿兰·布朗(Alan Brown)、阿尔伯特·卡斯特尔(Albert Castel)、爱德华·O. 埃尔萨瑟(Edward O. Elsasser)、罗伯特·哈恩(Robert Hahn)、保罗·迈耶尔(Paul Maier)和戴尔·帕蒂森(Dale Pattison),他们曾为我提供多方面的帮助;伊丽莎白·怀特(Elisabeth White)为编辑工作提供了协助;西密歇根大学的官员给了我两个学术假期;奥帕尔·埃里斯(Opal Ellis)和贝吉·莱德(Becky Ryder)耐心地打印和重打了文稿。我对他们表达谢意不仅仅是客套,而是出于真诚的感激。

# 目 录

## 序 言 I

## 导 论 1

- 第一章 希腊历史学的诞生 6
  - 一 神和英雄的永恒历史 6
  - 二 过去的人类维度的发现 10
- 第二章 城邦时代及其历史学家 15
  - 一 城邦时代及其历史学家 15
  - 二 城邦的衰落 27
- 第三章 临界点上的希腊历史学 34
  - 一 特别的十年与历史学 34
  - 二 超越城邦视域的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学 38
  - 三 新的地域和人民的问题 43
- 第四章 早期罗马史学神话、希腊人和共和国 51
  - 一 朦胧意识中的早期史 51
  - 二 罗马的过去和希腊的学术 55
  - 三 希腊—罗马历史著述 58
- 第五章 历史学家和共和国的危机 66
  - 一 作为理想和结构分析的历史 66
  - 二 历史与罗马命运的分离 72
- 第六章 奥古斯都和罗马帝国时代的历史意识 77
  - 一 奥古斯都“新罗马”时期的历史著述 77





二	历史学家和帝国	84
第七章	基督教史学革命	101
一	早期基督教史学的形成	101
二	动荡时代的连续性问题	114
三	加洛林和盎格鲁-撒克逊在史学上的巩固	127
第八章	新的人民、新的国家、新的王朝与史学	140
一	不同的人民汇入拉丁史学	140
二	为新的国家和王朝寻找依据	148
第九章	历史学家与基督教共同体理想	160
一	最后的融合尝试:帝国和基督教	160
二	基督教主题依旧存在	166
三	宗教史传统的时间调整	173
四	十字军东征:一场宏大的神圣历险的历史	175
第十章	变革的加速和史学的调整	183
一	探索发展模式	183
二	年代记的转型	190
第十一章	两个转折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202
一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史学家	203
二	意大利之外的人文主义修正	214
三	精神统一体的瓦解	219
第十二章	持续变化中的传统史学	225
一	理论应答和爱国主义回声的叠加	225
二	世界史:一个让人困惑的传统	233
三	史学家、新政治学和新世界意识	244
四	美国史学的发端及早期形态	256
第十三章	18世纪对新式史学的探索	262
一	对历史秩序和历史真相的再评估	262
二	有关历史真相的新观点	264



三	新的宏大解释:历史进步	271
四	新的宏大解释:周期模式	278
第十四章	来自三个国家的响应	284
一	不列颠人对博学传统、典雅叙事和经验主义的糅合	284
二	德意志的启蒙史学	288
三	记录美国的诞生	296
第十五章	作为进步和国家阐释者的史学家(上)	301
一	德意志历史学家:追求真相与民族统一	302
二	法国:史学家、民族与自由	314
第十六章	作为进步和国家阐释者的史学家(下)	327
一	革命年代的英国史学	327
二	历史学家与美利坚民族的构建	337
三	史学的“黄金时代”	346
第十七章	现代史学引言之一(1860—1914)	353
第十八章	历史与对一种统一科学的追求	358
一	孔德的呼吁和相关回应	358
二	德国人和英国人对实证主义挑战的回应	367
三	特有的美国式综合	378
第十九章	经济力量的发现	384
一	一种观察过去的经济学视角	384
二	卡尔·马克思:泛经济化的史学	386
三	马克思之后的经济史	391
第二十章	历史学家遭遇大众	398
一	欢愉却黯淡的图景	398
二	作为制度史的社会史	403
三	美国“新史学”:呼唤民主的历史	412
第二十一章	世界历史的问题	420



第二十二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学(1918—1939)	425
一 20 世纪的背景	425
二 对历史学家的挑战	426
三 历史主义：从兴盛到危机	430
四 历史学家与战争罪责的争论	436
第二十三章 自由民主时代的历史写作(1918—1939)	439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史学	439
二 美国进步史学	440
三 其他的社会史	445
四 衰落的大英帝国的历史学	451
五 法国史学家：革命传统与新的历史视野	452
第二十四章 历史学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457
一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历史学(1922—1943)	457
二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历史学家与希特勒帝国	459
三 受臆想的未来支配的苏联史学	463
第二十五章 1945 年之后的美国史学	468
一 新的社会现实与传统的历史视野	468
二 美国强国地位在史学研究中的反映	470
三 寻求改革的历史学	477
第二十六章 科学的历史学	484
一 用数字来表达的历史	484
二 重塑经济史	489
三 叙述主义对科学历史学的挑战	496
四 心理史的前景与问题	502
第二十七章 英国和法国史学的转变	509
一 对战争罪责的不同看法	509
二 大英帝国衰落后的英国史学	510
三 法国史学的传统及其发展	511



第二十八章 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520
一 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及其终结	520
二 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	522
第二十九章 法西斯主义灭亡后的历史学	528
一 战后意大利的历史观	528
二 劫后重生的德国历史学	530
第三十章 介于想象和现实之间的世界历史	537
一 多样的文化模式	537
二 进步与西化	541
三 世界体系理论	545
第三十一章 近来历史学所面临的基本挑战及其影响	549
一 新史学的成熟	549
二 历史学及其对后现代性的两种想象	552
三 新文化史	559
四 对未来史学的几点展望	563
参考文献	567
索引	602

## 导 论

在 19 世纪——通常被称为历史学的黄金时代——历史学家们是国王的顾问，是德国和意大利统一运动中的领导者，他们中间诞生了一位法国首相和总统，他们为新兴或古老的民族提供了身份认同，他们激励年轻的美利坚民族去执掌新大陆，他们赋予革命以历史的权威，而他们也上升到科学家的行列。他们首先使大多数学者确信，一切都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来理解，简言之，以历史的眼光来理解。无怪乎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 宣称历史是不朽的：“有些民族有先知预言，有些民族没有；但全人类中还没有哪个部落粗陋到不去尝试一下历史学的地步。”<sup>①</sup>

今天，令很多人觉得好笑的不仅是卡莱尔怪诞的语言，还有他自以为是的信念。生在这样一个怀疑主义的时代，他们在这段话中看不到出于怀疑和慎重的特别考量——如果不是分享他们关于历史已变得有点过时的怀疑主义观点的话。19 世纪的历史学家不是声称万事万物都在转变、不存在永恒的观念么？而历史学的时代不也随着 19 世纪的远去而逐渐消逝了么？这些怀疑主义者争辩说，要想对人类生活做出“最终”的解释，我们的时代也许需要一些新的方法和途径，而另一些人或许会说，需要新的思想工具来把握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像传统的历史学家们那样去研究“事物是怎样逐渐形成的”已经不够了，如今的历史学家只能满

---

<sup>①</sup> T. Carlyle, "On History", in *Works of Thomas-Carlyle*, 5 vols. (reprint, New York, 1969), 2:83.



足于为社会科学家发掘原始材料，而只有后者才能以“科学方法”去解释，也许是重构人类生活。最近，有些人劝告历史学家认识这一点：重建过去的事实状况——即便是不完善的重建——的目标完全是个幻影。历史是文学的一个特殊类型。因此，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才是恰当的解释模式。

2 对于这样的怀疑主义，历史学家的反应中带着困惑，有时还带着愤怒。然而，在一个热衷于各种新的史学理论——或是偏向科学性的理论，或是偏向文学性的理论——的世界中，历史学家日益关注理论性的探讨。在面对“为什么要有历史学”的质问时，历史学家们会求助于那种流传已久的辩护词，如历史是道德和实践的教师，是缅怀的对象，是旧体制或新体制的合理性的依据，是对人类好奇心的满足，是神的力量见证，当然，历史本身还是一门科学。历史学的历史已经表明历史的这些用途所扮演的角色，它们大多是共同发挥作用的。然而，历史的实用主义功能也意味着一个更为根本的见解。关于历史应该长期存在下去的诉求，不能以有限的功能列表为基础，而只能以论证一种必然存在的关联为支撑：这就是作为对过去之反思的历史学与人类生活的关联。

许多世纪以来对历史学的功能表的考察表明，这些功能源自这样一个核心事实，即人类生活受时间的支配。此刻人们最好不要去追问何谓时间，除非是希望分担一位古代发问者的恼怒之情：“时间究竟是什么？无人问我，我倒明白；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但茫然无解。”（圣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心理学家喜欢实验方法，喜欢以数字来表达结果，这使得他们能获得严格意义上的瞬时性材料，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重申，时间维度对人的存在具有关键意义。他们发现，我们实际经验中的“现在”，“心理上的”当下，其时间跨度只有一秒钟的一小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指的现在是个较长的时间跨度，这一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人类生活绝不是仅仅存在于当下，而是存在于三个世界：一个是当下，一个是过去，一个是未来（更准确地说，人们预想的世界）。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分别理解三个世界的概念，但在我们的实际经验中，



它们相互联系,难以分割,并以各种方式相互影响。每个关于过去的重大发现都会改变我们对现在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期望;另一方面,当下的局势、对未来的展望的转变也会改变我们对过去的认知。这种关系构成生活的枢纽(nexus),因而也成为对生活历史研究的枢纽。这个枢纽可以称为历史枢纽。史学史学者已经辨明过去的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塑造的历史枢纽,这些过往之人也曾努力理解人类的状况——一种充满时间维度的状况,其中既有变革也有延续。这些枢纽,连同它们关于变革和延续的具体表述,都见证了生活与历史思想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有些读者可能认为,这样的历史遐思是从哲学家的园地中生发出的一朵奇葩。根本不是这样;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这种联系,它否决了将历史学类比为在故纸堆里漫无目的地搜寻的看法,并使其成为人类生活所必需的一项活动。正是因为这种联系,我们可以注意到,对未来的展望是如何首先转向对当下现实的关注、进而变成对过去的回忆的——无论是白日在暮色中的隐去、季节的轮转、政府和国家的兴衰,还是我们自己的成长和衰老。所有这些都见证着时间的持续性“流淌”,尽管初看起来它们突出的是变迁现象。然而,如果我们认为变迁是人类生活的唯一基本特征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要犯严重的错误。那些关于似乎毫无联系之变迁的历史,即便它们撰写得十分出色,在读者看来可能像用万花筒去看一段漫长的风景,起初读者为变幻不止的花样而目眩神迷,接着他会渐觉厌倦,最终是一种深刻的虚幻感。历史不能仅仅记载变迁,因为这会否定人类生活的本质,而在这种本质中,变迁的经验还有延续的经验来平衡。个人和群体都很早意识到这一点:即便在最激烈的革命之后,“新时代”也仍然保留着过去的诸多痕迹。这种延续性让骤然彻底之变革的倡导者们感到不快,但它有助于人类生活获得某种稳定感、安全感,甚至某种舒适感。人类生活中既有使得过去、现在和未来各不相同的变革,也有将三者联系在一起延续,如果我们认可这一点,我们便开始理解,历史学家何以在西方文明中扮演如此关键的角色。历史学家们试图实现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伟大调和,



他们总能同时意识到变革与延续。换言之，他们意识到，或用某些人的话来说，他们赋予人类生活以意义，同时又没有否认其历时性的发展。生活与史学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可以说明，一代又一代、一个社会又一个社会的历史学家何以能创造出对过去的新阐释。有些人利用历史认识的不断变化来证明历史真实是不可靠的，但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生活总在创造不同的世界——既不焕然一新，也不因循旧貌——而历史学家所必然应对的正是这样的生活。迄今为止，探讨人类生活的所有其他学科在揭示永恒的真理时都曾遭遇失败，尽管很多学科声称其理论和见解是超越时间的。

这样看来，史学史学者的任务并非困难到不可描述的地步；这个任务不是去追述西方文化中的人们思考历史的方式，以及这些思想在人生问题上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启示——而人生总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不断地流转。但是，时间不是事物赖以发生的唯一维度，毋宁说，时间在任何特定的时刻都与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交织在一起。时间将无法逃避的变化与人对于连续性之需求的紧张关系引入人类的生存状态中。一切都发生在对个人与集体生活不可逆的线性特征的意识中。

历史叙述诉说着过去人的事件和思想——所有这些都打上了历史枢纽的烙印，这些枢纽曾指引着过去的人们。史学史学者揭示生活是如何检验和修正这类枢纽的，而检验和修正的方式通常采取戏剧性的方式。

4 然而，史学史学者如何叙述那些看似潮涨潮落的波浪形的发展呢？他们可以简单地编纂一个过去的历史观的清单，也许还能创作出一部历史学的百科全书。但这可能与历史学家们认为年代次序具有关键意义的主张相抵牾。但另一方面，如果按年代次序罗列历史学家及其观点，仿佛在画廊里排列一组画卷一样，那恐怕也说明不了什么，因为这可能仍不能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对史学发展史而言，除了记录那些仅仅反映各个时代的独特立场的史学观念之外，是否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如果按年代次序去罗列的话，各个时代获取的生活经验及洞见在它们的具体情境之外便可能变得毫无意义。即便现代历史科学也可能只对我们的时





代具有正当性,而对普遍有效性则不能有任何特别的诉求。因此,这样的罗列看不到史学中的固有方向,实际上也体察不到生活的固有方向。

相反,另一些史学史学者更看重这样一些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的观念被认为曾对史学发展迈向一个清晰明了的目标有所助益。在这类史学史学者中,最著名、也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见解是将史学史等同于现代历史科学的出现。持这种见解的学者们在他们的阐述中去芜存菁,就是说,他们在过去的全部历史学中区分出两种观念,一种对现代历史科学的形成起过推动作用,另一种则基于“错误的”认识,前者值得赞扬,后者应受责备。

没有任何简单的技术诀窍可以让我们在上述两种见解或其他见解中做出轻松的选择。当我们能从各个方面理解历史书写与人类状况的复杂关系时,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案都会被摒弃。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才尝试追踪历史书写中的复杂故事,我的叙述方式将能启发读者,但它不会让热爱简单化的人满意。正因为历史作为人类的一项努力曾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尽管当代人有各种怀疑和批评——正因为历史曾拒绝苍白的理论模式,并始终对生活的复杂性和创造性保有敏感意识,因此,如果史学史研究不被简化为标语和公式,而是对史学本身进行全面考察的话,那将至为引人入胜,也是最值得为之努力的。只有这样,史学史才能告诉我们历史学在整个西方历史中的历程,以及它对人类生活的贡献。